消除醫學買辦思想

醫匠

有些大學者們，不寫論文則已，寫則一定用外國文字，推測其理由至多亦不過是嫌中文不適於科學文章。……不過這究竟是寫作的人一己的問題，倘若學科學的人，個個只圖便利，老是用外國文，中國自己的科學文字將永遠沒有建立的一日。　葉曙

醫學在我國一直無法生根，這是誰都瞭解的事實，而其中最主要的癥結所在就是醫學未能中文化。臺大的陳炯明教授有感於此，在其所發行的「當代醫學」雜誌，便揭櫫醫學中文化是他們努力的目標，期使醫學在中國早日生根。幾年來，他們的努力不能說完全沒有收穫，但成效並不顯著，這與各醫學院校多數教員不能與之配合有關。

本來老一輩的教員對新名詞當然一時無法適應，甚至排斥。因此要他們放棄一貫使用的外國文專門術語，改以中文表示，除非是對國家民族有極強烈的使命感的人，否則不易克除此一「惰性」障礙。葉曙先生在他所著的「病理學」序言中也承認醫學術語的中文譯名問題，是他最感頭痛的一件事，雖然頭痛，葉先生還是費了一番心力去解決。所以說，醫學不能中文化有大半原因是人們怕麻煩的惰性使然。

儘管只是單純的「怕麻煩」，很多人在潛意識却不肯承認，偏要使其理由化，說什麼「中文無法確實表達」、「中文不夠科學」，甚至乾脆說「中文低級會被人看不起」，於是乎有同學在課堂上把 digitalis 唸爲「毛地黃」被教授厲聲訓斥曰：「你給我記中文哦？」的怪事。如果這種思想只是「怕麻煩」的心理反應，倒不難理解，問題是某些教授學者却存有更不可原諒的買辦思想。這些人往往視學生引用中文譯名爲「低級」，客氣者，試卷給一半分數，不客氣者，完全不給分，如果說目前中文沒有適當譯名，規定學生寫原文，猶有可言，如果中文有，却硬性規定寫原文就有點說不過去了。

我們不否認學習英文的重要，因爲可以獲取第一手的科學新知，我們應該鼓勵學習英文，但絕不能強迫學生非用原文作答不可。原文術語只要認識就好，並不一定要一個字母一個字母的去學拼，當然立志將來要以英文發表國際性論文的人是例外。醫學考試無論如何只在測驗學生的理解能力，不是拼字比賽，何況在堂堂中華民國，考試却規定引用外文，民族自尊心的損傷更不用說了。如果說主試者是外籍人士，那麼規定學生引用原文亦無過分之處，不過據筆者所知在臺一些外籍教授，並不硬性規定考試需用原文，如學生以中文表達者助教會將其意思譯成英文，讓教授理解，但不影響評分。既然主試者都是道道地地的中國人，却不承認中文的合法地位，甚至把中文當作第二等文字（如給一半分數者）崇洋思想未免過重，「學得鮮卑語」的驕縱態度溢於言表。

日本的翻譯速度是世界最快，據說只要歐美先進國家的科學性新著，六個月過後便有日文版應市，因此科學能在日本生根不言可喻。反觀我國，明明是醫學院的病理研討會 C.P.C. 或是病歷報告，給自己同胞看的，談不上國際性的學術文件，却要賣弄半吊子的洋文，厚道一點說，我國醫生對促進國民外交很有興趣，故努力學習英文；不客氣的說，就是故意表現身份特殊，蓋醫學領域莫測高深，非我同族所能意會。當然，我的意思並非說中國人的英文程度就比日本人好。

在國內廢棄本國文字，不是處於殖民地時代，否則就是洋奴買辦思想作祟。筆者實在想不通「蛔蟲」爲什麼一定要寫又臭又長的 Ascaris lumbricoides，「中華肝吸蟲」一看就明白，爲什麼要拼成 Clonorchis sinensis，在我看來只要認識原文，以不妨礙閱讀原文的能力就足矣，記不記隨個人的時間與興趣而定。如果一定要說沒有適合的中文，那麼如果你愛國心強，不妨自創一套中文譯名。television 以前沒有中文譯名，爲什麼人們知道取個名字「電視」，難道醫學就不能如此嗎？二次大戰前，德國科技獨步全球，戰後，美國多方爭取德籍科學家爲其製造戰略武器，遂有今日稱霸世界的局面，難道美國的科學論文全是使用德國原文？

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，如欲讓醫學在中國生根，除非放棄醫學買辦思想，此外，別無他徑可循。